

(下)

松古齋

2

责任编辑 陈彦田  
封面设计 黄华斌  
版式设计 张柏年

**鲁迅读本**

(下)

楼适夷 朱 正 编

\*

开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)

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8.375 字数157千 插页2

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6,800

ISBN 7-80077-090-7/G·44 定价: 3.85 元

# 目 录

## 杂 文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随感录三十五.....    | 1  |
| 三十六.....       | 4  |
| 三十八.....       | 6  |
| 四十一.....       | 11 |
| 四十八.....       | 15 |
| 四十九.....       | 17 |
| 五十六 “来了”.....  | 20 |
| 五十九 “圣武”.....  | 23 |
|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..... | 27 |
| 六十六 生命的路.....  | 29 |
| 智识即罪恶.....     | 31 |
| 论雷峰塔的倒掉.....   | 36 |
| 忽然想到(节选) ..... | 40 |
| 战士和苍蝇.....     | 52 |
| 夏三虫.....       | 54 |
| 春末闲谈.....      | 56 |
| 灯下漫笔.....      | 63 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京通信        | 73  |
| 导 师         | 77  |
| 长 城         | 80  |
| 这个与那个(节选)   | 82  |
| 无花的蔷薇之二(节选) | 87  |
| 可惨与可笑       | 91  |
| 记谈话         | 94  |
| 无声的中国       | 99  |
| 可恶罪         | 106 |
| 小杂感         | 108 |
| 革命文学        | 113 |
| 通 信         | 116 |
| 太平歌诀        | 126 |
| 铲共大观        | 129 |
|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| 132 |
|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   | 139 |
| 学生和玉佛       | 140 |
| 崇 实         | 142 |
| 不通两种        | 144 |
| 从讽刺到幽默      | 146 |
| 推背图         | 148 |
| 《杀错了人》异议    | 151 |
| 言论自由的界限     | 154 |
| “抄靶子”       | 15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爬和撞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60 |
| 四库全书珍本·····         | 163 |
| 小品文的危机·····         | 166 |
| 同意和解释·····          | 171 |
| 偶    成·····         | 174 |
| 漫    与·····         | 178 |
| 女人未必多说谎·····        | 182 |
| 过    年·····         | 184 |
| 运    命·····         | 186 |
| 古人并不纯厚·····         | 188 |
| 朋    友·····         | 191 |
| 论秦理斋夫人事·····        | 193 |
| 拿来主义·····           | 196 |
| 隔    膜·····         | 200 |
| 买《小学大全》记·····       | 204 |
| 安贫乐道法·····          | 211 |
|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·····     | 214 |
| 拿破仑与隋那·····         | 217 |
| “招贴即扯”·····         | 219 |
| 内山完造作《活中国的姿态》序····· | 222 |
| 田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序·····    | 226 |
| 什么是“讽刺”? ·····      | 230 |
| 论“人言可畏”·····        | 233 |
| 再论“文人相轻”·····       | 237 |

### III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..... | 240 |
| 从帮忙到扯淡.....       | 244 |
|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.....     | 247 |
| 半夏小集.....         | 251 |
| 鲁迅小传.....         | 256 |

## 随感录三十五

从清朝末年，直到现在，常常听人说“保存国粹”这一句话。

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，大约有两种：一是爱国志士，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。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，各各藏着别的意思。志士说保存国粹，是光复旧物的意思；大官说保存国粹，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<sup>①</sup>。

现在成了民国了。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，已经完全消灭。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，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。

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，我也不懂。

什么叫“国粹”？照字面看来，必是一国独有，他国所无的事物了。换一句话，便是特别的东西。但特别未必定是好，何以应该保存？

譬如一个人，脸上长了一个瘤，额上肿出一颗疮，的确是与众不同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，可以算他的“粹”。然而据我看来，还不如将这“粹”割去了，同别人一样的好。

倘说：中国的国粹，特别而且好；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，新派摇头，旧派<sup>②</sup>也叹气。

倘说：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，开了海禁<sup>③</sup>的缘故，所以必须保存。但海禁未开以前，全国都是“国粹”，理应好了；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，古人也都叹气。

倘说：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；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，也先有桀纣暴虐，后有殷顽作乱<sup>④</sup>；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，古人也都叹气。

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：“要我们保存国粹，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。”

保存我们，的确是第一义。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，不管他是否国粹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《新青年》杂志第5卷第5号，署名唐俟。原文无题。按：这个杂志陆续所发各作家随感录，大都不加标题，依次编码代之，此文编为第35篇，因题为《三十五》。后编入《热风》。后面几篇以编码为题的文章，均同此，不另加说明。

## 说 明

五四运动前后，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，竭力提倡所谓“保存国粹”，即保存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旧道德、旧文化，阻挠与扼杀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发展。本篇针对这种现象，列举历史事实，说明保存传统中有害的事物，只能使人民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。不论一国独有的或外来的，凡是能帮助我们生存与发展的，我们都需要。

## 注 释

① 清朝强迫人们蓄辫。晚清一些留学生在外国剪掉辫子，是表示反对清朝的统治，参加民族革命运动。

② 现在 指发表此文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。新派 指主张革新的一派。旧派 是指保守分子。

③ 开了海禁 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，打破了清朝政府的不与海外交往的闭关政策，取消了海禁。

④ 殷顽作乱 周武王灭了商朝以后，将殷商旧地分封管叔、蔡叔、霍叔三个兄弟管领。武王死后，三叔与辅成王执政的周公不和，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反周，即为殷顽作乱，周公率兵平定了叛乱。

## 三 十 六

现在许多人大有恐惧；我也有大恐惧。

许多人所怕的，是“中国人”这名目要消灭；我所怕的，是中国人要从“世界人”中挤出。

我以为“中国人”这名目，决不会消灭；只要人种还在，总是中国人。譬如埃及犹太人，无论他们还有“国粹”没有，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，未尝改了称呼。可见保存名目，全不必劳力费心。

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，协同生长，挣一地位，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，道德，品格，思想，才能够站得住脚；这事极须劳力费心。而“国粹”多的国民，尤为劳力费心，因为他的“粹”太多。粹太多，便太特别。太特别，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，挣得地位。

有人说：“我们要特别生长；不然，何以为中国人！”

于是乎要从“世界人”中挤出。

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！——这便是我的大恐惧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5卷第5号，署名唐俟，后编入《热风》。

## 说 明

自大狂与自卑感，往往是同一事物的两面。闭关自守的时代常常以本国为天下的中心；一旦受外国的侵袭，又自卑以为百不如人。在物质上可以成为一个崇洋主义者，不惜谋生活享受的全盘西化，但精神上仍自夸其国粹之多，国情之异，并不急起直追，与世界之现代化潮流同步前进，虽处身于世界之中，而自外于世界之外。鲁迅所怕的“从‘世界人’中挤出”，用后来毛泽东的说法就是“开除球籍”。

## 三 十 八

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。——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”，都是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。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，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。

“个人的自大”，就是独异，是对庸众宣战。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，这种自大的人，大抵有几分天才，——照 Nordau<sup>①</sup> 等说，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。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，又为庸众所不懂，所以愤世疾俗，渐渐变成厌世家，或“国民之敌”。但一切新思想，多从他们出来，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，也从他们发端。所以多有这“个人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多福气！多幸运！

“合群的自大”，“爱国的自大”，是党同伐异，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；——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，却尚在其次。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，可以夸示于人，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；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，赞美的了不得；他们的国粹，既然这样有荣光，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！倘若遇见攻击，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，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，数目极多，只须用 mob<sup>②</sup> 的长技，一阵乱噪，便可制胜。胜了，我是一群中的人，自然也胜了；若败了

时，一群中有许多人，未必是我受亏：大凡聚众滋事时，多具这种心理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。他们举动，看似猛烈，其实却很卑怯。至于所生结果，则复古，尊王，扶清灭洋<sup>③</sup>等等，已领教得多了。所以多有这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可哀，真是不幸！

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：古人所作所说的事，没一件不好，遵行还怕不及，怎敢说到改革？这种爱国的自大大家的意见，虽各派略有不同，根柢总是一致，计算起来，可分作下列五种：

甲云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开化最早；道德天下第一。”这是完全自负。

乙云：“外国物质文明虽高，中国精神文明更好。”

丙云：“外国的东西，中国都已有过；某种科学，即某子所说的云云”，这两种都是“古今中外派”的支流；依据张之洞<sup>④</sup>的格言，以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人物。

丁云：“外国也有叫化子，——（或云）也有草舍，——娼妓，——臭虫。”这是消极的反抗。

戊云：“中国便是野蛮的好。”又云：“你说中国思想昏乱，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。从祖先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子孙；从过去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未来。……（我们是四万万人，）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？”这比“丁”更进一层，不去拖人下水，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；至于口气的强硬，却很有《水浒传》中牛二<sup>⑤</sup>的态度。

五种之中，甲乙丙丁的话，虽然已很荒谬，但同戊比

较，尚觉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。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，看见别家兴旺，多说大话，摆出大家架子；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，聊给自己解嘲。这虽然极是可笑，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<sup>⑥</sup>，还说是祖传老病，夸示于众的人，总还算略高一步了。

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，我听了也最寒心；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，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。昏乱的祖先，养出昏乱的子孙，正是遗传的定理。民族根性造成之后，无论好坏，改变都不容易的。法国G. Le Bon<sup>⑦</sup>著《民族进化的心理》中，说及此事道，（原文已忘，今但举其大意）——“我们一举一动，虽似自主，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。将我们一代的人，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，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。”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，昏乱的人，定然不少：有讲道学的儒生，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，有静坐炼丹的仙人，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“人”，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，我们也不由自主，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：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。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，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，竟至百无一免。即使同梅毒一样，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，肉体上的病，既可医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，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。这药原来也已发明，就是“科学”一味。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，不要又打着“祖传老病”的旗号来反对吃药，中国的昏乱病，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。祖先的势力虽大，但如从现代起，立意改变：扫除了昏乱的

心思，和助成昏乱的物事（儒道两派的文书），再用了对症的药，即使不能立刻奏效，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。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，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，那时便有转机，Le Bon所说的事，也不足怕了。

以上是我对于“不长进的民族”的疗救方法；至于“灭绝”一条，那是全不成话，可不必说。“灭绝”这两个可怕的字，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？只有张献忠<sup>⑥</sup>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，至今为人类唾骂；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？但我有一句话，要劝戊派诸公。“灭绝”这句话，只能吓人，却不能吓倒自然。他是毫无情面：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，便请他们灭绝，毫不客气。我们自己想活，也希望别人都活；不忍说他人的灭绝，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，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，所以在此着急。倘使不改现状，反能兴旺，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，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。——但可有人敢答应说“是”么？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5卷第5号，署名鲁迅，后编入《热风》。

## 说 明

本文也即是前题《三十六》的进一步的发挥。我们应有对祖国民族的自豪，但自豪如果成为狂妄的自大或自满，那只能成为倒退和自灭的道路。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变革中前进的，狂妄的自大与自满，严重阻碍着革新者的道路。

具有创造精神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，敢于与庸众宣战的改革者，自觉其思想见解高出俗流之上，必能掌握群众成为物质的力量以改变历史的面貌。时代的进步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的改革，往往是从他们发端的。国家民族中多有这样的“个人的自大”，是多福气，多幸运的。

## 注 释

① Nordau 诺尔道(M.S.Nordau 1849—1923)匈牙利医生，文学批评家。

② mob 英语：乌合之众。

③ 扶清灭洋 义和团受清政府利用时所提的口号。

④ 张之洞(1837—1909) 清末大官僚，洋务派首领之一。主张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

⑤ 牛二 小说《水浒》中人物，无赖汉。

⑥ 掉了鼻子 梅毒晚期的症状。

⑦ G.L.Bon 赖朋(1841—1931)法国医生，心理学家。

⑧ 张献忠(1606—1646)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。

## 四 十 一

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，是“数麻石片”（原注江苏方言）<sup>①</sup>，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，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。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“洗煤炭”。想来别省方言中，相类的话还多；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，也怕并不少。

凡中国人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，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，才有立足的处所；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。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，不许说话；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，为天地所不容。这一种人，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<sup>②</sup>，连累邻居；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。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，不知不觉的也入了“数麻石片”党。

所以现在的中国，社会上毫无改革，学术上没有发明，美术上也没有创作；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，前仆后继的探险，那更不必提了。国人的事业，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，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。

但冷笑的人，虽然反对改革，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；即如文字一面，白话固然看不上眼，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。